漢魏遺書鈔

序錄

魏書賈思同傳曰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錯乖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之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

謨案朱氏經義考有賈氏思同春秋傳駁十卷蓋即據魏書本傳爲說隋唐二志並無此目而孔氏

左傳正義獨引衛冀隆難杜[illegible]所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中語也借書曰卷數並無考今僅從正義鈔出八條

雜杜

魏　遼西衛蒵隆撰　金谿涂文淵校

隱公八年經辛亥宿男卒（註）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

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巳君之名以

敬神明故甤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

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

故亦不書名

甤曰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

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

先稱君名乎

桓公七年傳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註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

難曰傳曰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又云服於有禮社稷之衛穀鄧在南地屬衡岳以越棄疆楚遠朝惡人卒至滅亡故書名以賤之杜駁論先儒自謂一準丘明之傳今辟陋之語傳本無文杜何所準憑知其辟陋傳又稱莒之辭陋而經無貶文穀鄧辟陋何以書名此杜義不通

秦道静釋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文公來盟傳云賤之明賤其行夷禮也然則穀鄧二君地接荆蠻來朝書名明是賤其辟陋也此則傳有理例故杜據而言之若必魯桓惡人不合朝聘何以伯糾來聘譏其父在仍叔之子譏其幼弱又魯班齊饋春秋所善美魯桓之有禮責三國之來伐而言遠朝惡人非其辭也

八年經春正月己卯烝注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難曰上五年閼蟄而烝謂十月此正月烝則是過時而烝春秋有一貶而起二事者若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此正月烝一責過時二責見瀆何爲不可而云非爲過時者

荅道靜釋曰案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此正月則夏之仲冬何爲不得烝而云過時也又傳無過時之文明知直爲再烝而瀆也

十有四年經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注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

難曰若救之則息不害嘉穀則傳當有救火之文若如宋災傳舉救火今直言不害明知不以災爲害

秦道靜釋曰傳所以不載救火者傳以指釋經文畧舉其要所以不載救火至於宋鄭之災彼由簡牘備載詳畧不等不可相難也

文公十一年傳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注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

難曰襄二十九年欒氏施而不德春秋所善不書

焉諸之歸則是施而不德且經所不書傳卽發文史失之卽不書日史失之之類是也此既無傳何知史失

宣公八年經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於垂[註]有事癸也仲遂卒與癸同日畧書有事爲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難曰其間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爲間無異事

秦道靜釋曰有事于大廟是爲仲遂卒起文只是

一事故云閒無異事也既不稱公子而稱仲遂者時君所嘉寵故稱其字非義例也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房是魯地卒於竟內故不書其地垂是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也

成公十一年傳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註〕郤犨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畧輕

難曰他卿來敵魯君春秋所諱魯卿出敵他國顯書名氏則應郤犨來盟為輕行父盟晉為重今書

郤犫之盟則是舉輕畧重何得云舉重畧輕
藉氏釋曰所言輕重者自謂魯之君臣臣盟為輕
君盟為重二國各稟君命奉使而行非關敵公之
義其意不同不得相難

襄公九年傳諸侯伐鄭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註以
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
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三字上與門合為閏
難曰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
宣姜又二十三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

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若然閏月殺宜羨閏月取前城皆爲門五日乎

秦道靜釋曰以傳云三分四軍又云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旣言三分則三番攻門計癸亥至戊寅十六日番別攻門五日三五十五日明日戊寅濟於陰阪上下符合故杜爲此解

孫氏釋曰按長歷襄十年十一月丁未是二十四日十一年四月己亥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己亥一

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一年四月之
前除兩箇殘月唯置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
十九日故杜爲長歷於十年十二月後置𨽻既十
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

序錄

隋志何休撰春秋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唐志膏肓十卷鄭玄箴廢疾三卷鄭玄釋墨守一卷鄭玄發

後漢書何休傳曰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大傳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又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厯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

司徒再遷諫議大夫光和五年卒又鄭康成傳曰

[illegible]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墨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穀梁廢疾玄

廼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

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文獻通考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

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今其書多不

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

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僅存一二家之言意亦後人

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卷今本亦正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為第七卷當并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未有他本正

謹案此三書在宋已殘鈌今四庫簡明書目亦云原本久佚此本凡箴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墨守四條葢後人抄撮而為之較宋本又殘鈌矣茲復廣為蒐輯凡得箴膏肓三十　條起廢疾四十　條發墨守七條仍各為一卷

左氏膏肓

漢　任城何休撰　　泰和郭嵩光校

隱公

元年傳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

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爲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爲太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

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爲諸侯無攝

箴曰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禮記正義引箴日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

士踰月外姻至

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

箴曰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禮記正義引箴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

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

桓公四年傳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左氏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

箴曰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畧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覿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

九年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

左氏爲短

箴曰必如所言爻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

莊公元年傳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爲外禮也

膏肓本文無考

箴曰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於宮外

六年傳請殺楚子鄧侯弗許

楚鄧疆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會不旋踵若剗腹去疾炊炭止沸於義左氏爲短

箴曰楚之彊盛從滅鄧以後於時楚未爲彊何得

云彊弱相縣

十九年鬻拳彊諫楚子臨之以兵

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篡弒之

路左氏以爲愛君於義左氏爲短

二十五年傳凡天災有幣無牲

箴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

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

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爲短

箴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識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識用牲於社者取將死何耳

僖公二十二年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膏肓 本文無攷

箴曰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郵至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軍之士則聽將

之命不得縱舍前敵由爲小仁

二十三年傳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

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

二十一年傳禮不卜常祀

膏肓 本文無攷

箴曰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

文公

元年傳凡君即位卿出並聘

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

箴曰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

合古禮何以難之

二年傳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膏肓以左氏爲短

箴曰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

其喪娶

五年傳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

箴曰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

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

之臣從之歸之其諸侯相施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

穀梁疏引此條作釋廢疾末有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會故不言來以譏之數句

九年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

禮王於敬一使兼二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

箴曰若以爲緩棨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

十八年傳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數十歲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爲短

宣公

二年傳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狂狡近於古道

籤曰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讖

五年傳冬來反馬也

禮無反馬之法

籤曰冠義云無大夫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

詩疏引此下有有供二字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禮儀
疏此下又引何彼襛矣篇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
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下乃
云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
云
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
義論之大夫以上詩疏引作天子以至大夫其嫁皆有留車反
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高固以秋
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
馬禮也
九年傳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膏肓以爲混治無罪

十年傳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

箴釋云崔杼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

成公八年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

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

箴曰禮稱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

十四年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叔孫僑如舍族爲尊夫人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左氏爲短

箴曰左氏以豹遺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

而亦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則
此類也
十七年傳晉士燮祈死
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
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公之隆天不出妖
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
璧秉珪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夭由此言之
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
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

襄公七年傳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膏肓本文無考○按正義云何休膏肓執彼難此追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

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郊而卜耕宜其不從也

膏肓本文無攷

箴曰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月則不可周禮正義引箴曰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

十一年傳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為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為短

箴曰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

十九年傳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天子車稱大路諸侯車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

矯諸侯之大夫耳嘗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

箴曰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

二十二年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

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子聖人乃能修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

孔子

箴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傚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此條係從周禮大司徒疏采錄

二十四年傳且夫旣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善言者君子所尚有小人道之輒爲死微是善言不可出口案鄭箴無攷正義云此未得傳之意也然明者鄭之知人知程鄭以佞媚發幸

得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今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將死故疑其知將有亡變惑疾而憂故能出此語耳善言非其常所以知其死非謂口出善言即當死也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俱是失常無所怪惑也

昭公四年傳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人相與之意

箴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使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如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見藏冰之禮不可廢耳

七年傳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子産雖立良止以託繼絶此以鬼賞罰要不免於惑衆豈當述之以示季末

箴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爲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尙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尙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爲此也爲厲者因

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御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爲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爲衆愚將惑故并立公孫洩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於此也

十八年傳宋衞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

之
宋衞陳鄭去魯皆數千里爲登高以見其火豈實
事哉
箴曰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覩千里之
毫末梓愼旣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烟火孔
子在陳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
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愼左氏傳而編記之
哉且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顯意
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愼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

知見何氣知其災也

二十六年傳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

春秋之義三代異建適媵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禮記正義引此下有若其以卜句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

不亦謬哉大夫不世功如并爲公卿通計嗣亡之禮

左氏爲短

儀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均如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年均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公卿之世立者有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犯如是宅中卜立君亦是年均德均也先條係從周禮大卜疏采

錄○按本傳正義於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下引膏肓曰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鄭箴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又於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下引膏肓曰大夫不世功而并爲公卿適繼嗣左氏爲短鄭箴曰公卿之世有大功德先王命所不絕者分爲二條文義亦有不同故當以周禮疏文爲正

穀梁廢疾

漢　任城何休撰　　萬載周漱德校

隱公元年傳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妻則不可

廢疾本文無攷

釋曰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妻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辭若穀梁云益師

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

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

五年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廐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

釋曰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則可以歸還其爲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斷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

桓公四年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遲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

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按王海引釋曰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一曰乾豆之等

大綏小綏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夏不田蓋夏時也夏生長之時禹以仁得天下故不

田

五年秋大雩

廢疾本文無攷

釋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 按本疏引穀梁說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二家之說不同鄭釋廢疾從穀梁之義

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

在紀無爲不地

釋曰杞當爲已在龍門城下故不地

莊公四年傳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春秋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繼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去也

釋曰商臣弒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　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言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卽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

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

六年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稱子則非名也

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矣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爾

九年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

狩于郜故舁之曰入今親納讐子反惡其晚恩義

相違莫此之甚

釋曰於讐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屬會仇讐一

貶其臣一舁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

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爾此自

正義不相反也

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癈疾本文無攷

釋曰數九會則以柯之明年爲始以前去貫與陽

穀圖已九合矣

十八年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

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 按疏引張靖策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

二十三年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

外交故不與使也

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

奪之何也

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

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

見之

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

子般而日卒何也

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

僖公九年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

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

釋曰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

矣

十一年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公羊書雩者嘉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說本不雩何以言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

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故以久不雨

别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心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

十四年傳其日諸侯散辭也

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邪

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時諸侯初在會者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巳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

十八年傳言及惡宋也

戰言及者所以别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三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

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畧之也則自相反矣

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霸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

宋鄭之戰旨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秦晉戰於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

伐衛所以救齊也

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

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爲救

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

二十一年傳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

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

二十二年傳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

即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於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

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敗衆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

二十三年傳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

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於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

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

宋襄公於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
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王之功徒言不知權
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
刺不用良此說善也
二十五年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為祖乎
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於甸師氏
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
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

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袒之疏也胥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卽位以見讓莊去卽位爲繼弑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

盜納頓子者陳也

卽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

釋曰納頓子因宜爲楚也穀梁子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盜陳也

二十七年傳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

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

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耶

三十年傳以尊遂乎界此言不敢叛京師

大夫無遂事案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

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立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於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於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

文公五年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

廢疾本文無攷

釋曰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

之臣禭之賵之其諸侯相施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
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
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最晚矣何以言來
釋曰秦自敗於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加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用或作辭

八年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迒上七年宋公壬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

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

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貶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

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

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

傳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

官公二年傳獲者不與之辭也

華元繫宋者明恥辱及國

華元雖獲不病矣

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

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續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而書敗獲非變文如何

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

廢疾本文無攷

釋曰宣八年六月有事於大廟禘而云有事者雖

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

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

變文見其得正也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

麇疾本文無考

釋曰雖庶人葬爲雨止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

以雨止

十年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

復以爲舉族死乎

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因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

襄公十九年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

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匃不伐喪絀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

釋曰士匃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則稱君禮仍未

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

二十七年傳專之去合乎春秋

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

釋曰甯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短懼禍將及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為三仁專

之去衛其心若此合於春秋不亦宜乎

三十年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蔡世子班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

其君何以反書日耶

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

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

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

昭公十一年傳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

節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稱世子邪

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因已貶矣楚子思啟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

十二年傳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

釋曰晉不見因會以殺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爲厥慭之會[illegible]謀救蔡以八國之師

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
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焉
哀公六年傳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於荼也
即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
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於荼齊小白又不取國於
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
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
弒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弒乃後立小白立
乃後弒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

於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於荼也義適
互相尼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
國於子糾則將誰乎

公羊墨守

漢 任城何休撰　　豐城呂紌律校

隱公 元年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

墨守本文無攷

發曰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

桓公 十一年傳古者鄭國處於留

墨守本文無攷

發曰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

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
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
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
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
省留之事乎周禮大司徒疏
又曰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
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
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
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

諸侯入爲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詩緇衣疏○按此文義疑當與上周禮疏共爲一條

僖公二十四年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毋也

墨守本文無攷

發曰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之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失教而亂作出居於鄭自絕於周

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公羊以毋得廢之則左氏

已死弃是也襄王正是惠后所生非繼母

二十五年傳衞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

齊人滅萊楚滅隗晉滅下陽之屬皆非同姓是以

不名耳

哀公十二年傳譏始用田賦也

公侯方百里案諸典籍匆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

爲一乘則不合

發曰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

通於此云

發墨守曰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於宋樂記疏

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文選注

